

· 中医英译 ·

中医术语英译原则探讨

华北煤炭医学院外语系(河北 063000)

王锦方 毛红 杨守忠

中医学是灿烂的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现在已经绽放在世界各个角落。然而,我们发现在中医术语的英译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误译、漏译、甚至乱译现象,这种现象不利于中外的交流,不利于中医的进一步推广。本文旨在探讨中医术语英译中的几项最基本的最急需明确的原则,这些原则不求涵盖整个中医翻译理论,但希望能对中医术语翻译的科学化、规范化有所裨益。

1 切忌滥用汉语拼音

中医术语言简意赅,含意丰富。某些术语基于古老的东方哲学,概念独特,在任何其他民族的语言中没有相同甚至于近似的表达方式。例如:“气”是中医的基本概念,它涉及到中医的生理学、病理学、症候学等许多方面。它可能指人体及脏器的功能,有人译成 vital energy,还有人译成 immunity system;它可能指“水谷之气”,有人译成 refined nutritive substance;它还可能指空气、呼吸、致病因素、话语、宇宙生成等,这时有人会译成 air, breath, pathogen, voice, ether 等。这种意译把“气”这个概念肢解了,其哲学积淀荡然无存。而且仅就“气”的某一特定含意来讲,比如与血相对的人体基本生理功能之“气”,其含义也不是 vital energy 之类所能真正揭示的。这些术语除了采用音译的办法别无选择:气即 qi!

采用音译是不得已而为之,它只能被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理解,对于外行可能就是天书。不过许多专业术语都是如此。比如多普勒、胃窥镜、过磷酸钙这些很普通的医学名词,都是汉字,可是普通中国人恐怕都不知其然。然而,西方人接受中医需要在头脑里建立全新的观念,困难可想而知。如果译文里充斥着大量的音译,无疑令学习者坠入云里雾中。因此限制音译数量已成翻译界的共识。现在的问题是,许多术语本来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好译法,音译依旧大行其道。比如脏腑,有人直接译成 zang-fu,这就很值得商榷。既然五脏六腑可以意译成 heart, lungs, kidneys 等,且已得到公认,脏腑却采用音译,岂不圆滑方纳? 在一些译著或辞书里,我们经常会看到不当音译诸如 couli(腠理), fenrou(分肉)等等。更有甚者,连上膊、下膊有人也竟采用音译 upper bo, lower bo! 使用 arm 译膊多么简便而贴切! 国内外公认只能音译的中医术语屈指可数,译者只要稍微下点功夫就不会出现如此低级的误译。

这里需要指出,针灸学里的经络名称等国际流行意译(个别采用音译),但穴位名称普遍采用音译,这已经得到联合国卫生组织的认可,有人也在意译,目的是令学习者理解穴位名称所包含的意义。

2 借用西医术语,力求英汉内涵和外延的对等

中医与西医比照,我们不难发现中医的术语阐述的是功能
万方数据

概念,而西医阐述的是解剖学上的概念,其差异显而易见。如前面提到的“心、肝、脾、肺、肾”等,中医的概念与西医含义不同,但相同之处也甚多,因此译为“heart, liver, spleen, lung, kidney”为好。在翻译过程中,经常需要借助英语的基本词来表达中医学特有的概念。比如“肝血”译成 liver blood,“血虚”译成 blood deficiency,“活血化瘀”译成 activating blood to resolve stagnation 等等,非常便当。“心”之类曾经也有人主张音译,认为译成 heart 等会造成误解,令人以为中医的“心”等就是西医所说的 heart 等。并由此断言,这种译法会影响中医在世界上的发展。一种语言里的词汇和另一种语言现有词汇完全对等的情况极少。有人会说,汉语的“淋巴”和英语的 lymph 概念就完全一致。淋巴并非汉语里固有词汇,而是源自英语的音译。研究一下西医传入中国时的早期情况,就是采用音译、直译或意译并行的办法,然而这并未引起西医与中医的混乱,并未影响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因此担心把“心”等译成 heart 等会造成误解是多余的。

术语应该是统一的。即如前面所说,“气”不能此处译作 nutritive substance,彼处译作 vital energy。但是,不能走极端,硬性规定汉语的一个字无论何处都必须译成英语里的一个词。汉语和英语都是典型的多音词语言。一个字(词)很可能有若干不同的解。因此,在翻译过程里,在注意统一性的同时,要准确把握中医术语的内涵和外延。例如“精”字,在“肾藏精,精舍志”中指“精气”,可译成 essence;在“精伤则骨痿厥,精时自下”,第一个“精”是指“肾精”,译成 essence,第二个指“精液”,则该译成 seminal;在“脉理精微,其体难辨”中,“精”指的是“精深”,对应译文为 profound。

中医术语高度凝炼,内涵丰富。如果英译也如此短小精悍,往往不能涵盖所有要传递的全部信息;如果要准确全面地揭示这些信息,英译则需要长串的短语,这就不像术语了。很多情况折中的办法也行不通。译者因此常常陷入两难境地。不过,有时的两难是由于我们过分强调毫无遗漏地揭示中医术语的全部内涵,而忘记了术语的本质。比如“虚胀”,有人明知道译得不像术语却偏偏要译成 flatulence due to Yang-deficiency of the spleen and kidney,声称直译成 deficiency flatulence 概念不清。我们则觉得后者很好。外行人会觉得“一头雾水”,可内行人一目了然。其实,任何语言里的专业术语都如此的。专著翻译不是科普写作,面对的不是普通读者(外国普通读者也不会涉猎中医的)。有人以“辨证论治”为例,说明翻译如何才能做到忠实揭示其内涵。推荐的译文是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based on the overall analysis of symptoms and signs,这种翻译很直白,但是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术语了。我们认为其斥之为不当的翻译倒较之更可取: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不过,这种翻译还可以补充几种供参考: planning treatment according to diagnosis, determining treatment by patterns identified, identifying patterns and administering treatment.....

3 忠实、忠实、忠实

中医是科学,翻译过程中不允许艺术加工。译者的任务就是再现原作,要尽最大可能地保存原作的语言风格、韵味、历史

和文化的特征。中国的翻译工作者都明了“信”字当头的翻译准则,对此翻译界没有任何分歧。然而,问题是什么样的翻译才是忠实的。有一个关于《黄帝内经》译法的例子,我们认为是极可笑的,但作者是郑重其事提出来的。该文称与秦始皇不一样,黄帝非帝也,因此凡使用了 emperor 字眼的都不忠实。又云,经指长存之义理、法则、原则,非《圣经》或《金刚经》之经,故而凡使用 classic、canon 等字眼的,均非忠实的翻译。忠实的翻译是什么呢? Huangdi Neijing!

人类的词汇随着历史的发展会发生变化,比如内涵与外延可能扩展或收缩,但是大多数基本词汇的变化往往都有连续性。三皇五帝的确和后来的帝王从地位等诸多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皇”与“帝”所表示的最高统治者这一基本概念并没有改变,这正是秦始皇所以取“皇帝”而称之的原因。使用(yellow) emperor 有何不妥呢?如果照该文标准,忠实的译文看来只有一种:把全书全部改写成拼音!

我们在一篇文章曾说,直译或鲁迅先生所说的硬译是保证翻译忠实的最主要的原则。直译就是原语怎么说的就怎么译。比如关于症状的术语。中医是据症而治,因此症状的描述细致入微。对于这类术语,生套西医往往有悖于中医的本义。我们应该仔细揣摩它们描述的情景,然后再用恰当的英语表达出来。“不思饮食”译成 no thought of food and drink 就比译成 poor appetite 更忠于原文;同样,wind clenched jaw(风口噤)比 lockjaw 更可取;arched back rigidity 就比 opisthotonos 更符合中医本义。

然而,和任何原则一样,不能走极端。比如“大便秘结”的翻译。既然直译不允许添加也不允许减少任何东西,那好,就译成 constipation of stool. constipation 就是便秘,再加上 of stool 岂不是画蛇添足。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它的许多术语具有中国语言文化的特色。比如大量结构严谨,蕴涵丰富,音调和谐的四字结构的存在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翻译时,即使是直译,也不能逐字(词)翻译。忠实要求抓住主旨,不能过分拘泥于汉语的词汇结构形式。

做到翻译的忠实很不容易。我们在一篇论文中曾举“虚夹寒”作例,提出较妥的译法之一是 *vacuity sandwiching cold*。这在近现代的中医作品中使用还是可以的。然而,sandwich 这个词在英语里是十八世纪出现的。因此,用于较古的中医典籍翻译则不忠实了,不忠于历史。

在翻译中医学语时要想到忠实,译者必须涉猎一些汉语的训诂、小学、英语的修辞学、词源学,当然还要认认真真地学一学中医。

综上所述,中医学语的翻译在综合运用音译、直译、意译等方法的同时,还要严格限制音译词的数量;比照西医翻译时,注意中医学语的内涵和外延;要科学忠实地再现原文。尽管中医学语的使用还存在模糊、歧义、笼统的缺点,相信通过广大译者从科学的原则出发,一定能使译文得到中外医学界的认可,为中医走向世界,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更好地发挥桥梁作用。

(收稿:2005-04-08 修回:2005-05-11)

万方数据

中医病因学常用名词术语英译

辽宁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沈阳 110032)

张庆荣

日前中医药术语英译的研究和实践都有长足的进展,但并不统一。本文拟就病因学的英译进行初步探讨,以求对中医药术语英译的统一化和标准化略尽绵薄之力。

1 病因及病因学 中医的病因,又称病邪、病原,致病因素,又可称邪气、邪。分别可译为 cause of disease 或 disease cause, pathogenic evil, pathogen, pathogenic factor 或 etiological factor; evil qi 或 pathogenic qi, evil. evil 是一个非医学词汇,既可作形容词,又可作名词用,作为“邪”字英译词简洁而又恰当。pathogen 在英文字典多解释为“致病微生物”。例如,多兰医学词典(DIMD)中解释为 any disease-producing microorganism,但在早期的字典中亦有指其他致病物质的,如 1975 年出版的字典 Modern Science Dictionary(MSD)解释为 disease-producing microorganism or substance. 所以 pathogen 作病因(原)译词较佳。病因学一般均用 etiology; 但有用此词作病因的译词则不当。

2 外(感病)因和内(伤病)因 “内”与“外”翻译主要有 endogenous 和 exogenous, internal 和 external 或 endopathic 和 exopathic. 意义上 3 组词均没问题,但第 1 组以医学应用为主,最为合适;第 2 组为普通词汇;第 3 组为医学专用词汇,但有时后接 pathogen 显得 pathic 和 patho 重叠,故不如第 1 组适用。这样,外(感病)因和内(伤病)因就可分别译为 exogenous pathogen 和 endogenous pathogen。

3 六气与六淫 六气一般译为 six normal climatic factors, six climatic factors, six normal climates 和 six climates. 以后者为佳。normal 属超额用词,因六气本身内涵均有“正常”之意。六淫的译词有许多,有 six climatic pathogens, six climatic evils, six abnormal climatic factors, six climatic excesses, six excesses, six pathogenic factors, six pathogens, six evils 等。六淫主要是气候因素影响人体的致病因素,一般用 climatic 修饰,故以 six climatic pathogens (evils) 为佳。病因对人体就是异常的,故 abnormal 不需用。excess 英文解释为 the state of exceeding that which is normal (DIMD),是一种超常的状态,或超常量,而六淫中医的解释中还含有正常的气候(非超常)对体质虚弱个体的影响;且此词在病机学上多用作“实”的译词,故作为六淫的译词不合适。至于有时中医亦称六淫为“六邪”时,则又可简为 six pathogens (evils)。

具体的六淫各邪,如风邪有两类译法,即 wind pathogen (evil) 和 pathogenic (evil) wind 均可用,但以前者更符合原义。其他分别是寒 cold,暑 summer-heat,湿 damp,燥 dry,火(热)fire (heat),注意 damp 和 dry 不能作名词用,用时需作 dampness 和 dryness. 有人把湿译作 wet. Wet 英文解释在 Chambers 20th Century Dictionary (CCD)中为 containing, soaked with, covered with water or other liquid; rainy. 故不合适。

4 疠气 疠气的英译词主要有 pestilent pathogen (evil),